

# I 生长的原理

对于一切能接受新印象和新思想的人们，战争已使们原有的信仰和希望起了某些变化。至于各个事例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变化，那要看什么样的人 and 什么样的情况来决定。但不管形式如何，变化是普遍发生的。在我看来，通过战争，我们所能学到的，主要是对于人的行动的动机有了一定的看法。就是说这些动机是什么，根据我们合理的希望，它们将会变成什么。这种观点，如果是正确的话，在这个危急的时机之中，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础来看，似乎比较传统的自由主义，更能站立得稳。下面各个讲题中，虽然只有一个讲题讨论到战争，但是全部都是由上面所说的关于人的行动的动机的观点启发出来的，而这个观点又是从战争中得来的。我所以要作这些讲述，就是希望在欧洲能建立一些政治制度，使人们能厌恶战争。要实现这个希望，虽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非有巨大而根本的改造不可，但我深信这是可以实现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视战争为必要的信念和热情，他对于一般人的活动，自然不免形成隔离，而且有一种几乎不能忍受的孤独的感觉。当全世界遭难，使怜悯心达到最高度的

时候，这种怜悯心就能使人跟自行毁灭的冲动脱离，虽然这种冲动盛行于欧洲。怀着救人类于自趋灭亡，那种毫无结果的愿望的人势必使他与潮流相对立，因而遭受敌视，被人认为没有感觉，并一时无法取得他人的信任。这样的人要不被人敌视，虽不可能，但自己尽力抱着想象中的谅解和由此而产生的同情的心理，不跟他人相互为敌，那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没有谅解和同情，那么必定不能医治使世界受苦的病根。

对于战争有两种看法，我以为没有一种是恰当的。在我国有一种通常的看法，就是认为战争是由于德国人的凶恶；而大多数爱好和平的人认为，战争起因于外交上的纠纷和各国政府的野心。我想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认识到战争是怎样产生于人类本性的。德国人和各国政府的成员都完全是普通人，被那种驱使着别人的一样的感情所驱使。他们同其他世人比较起来，除所处的地位不同以外，并没有两样。非德国人和非外交界的人们，也轻易地接受战争，对于不正确和不充足的理由也表示同意。如果深恶战争的思想早就传播于其他国家或其他阶级的人民中间，那么上面所述的情况就不会如此了。相信不真实的事情，而不相信真实的事情，这就表明人们的冲动——不一定表明每一事件中个人的冲动（因为信仰是可以传染的），但是可以表明社会上一般的冲动。有许多事情，并没有足以使人相信的很好的理由，但是我们大家都信以为真，这是因为在下意识里，我们的本性渴望着某种行动，而这些行动就产生于这些信仰，使本来不合理的事情看成为合理。没有根据的信仰，就是冲动对于理性所表示的敬意。这里的人和德国人正由

于这些相反而实相类似的信仰，大家都认为有从事战争的义务。

对于一个接受这种观点的人，其第一个自然发生的思想是：倘使人能更多地为理性所控制，那多么好。对于那些看到战争定会使命参战者受害无穷的人来说，战争好像纯粹是一种狂病，一种集体的疯狂，犯了这种病，把和平时所知道的事情，全给忘了。如果能把冲动加以更多的节制，如果思想能够少受些热情的控制，那么人的头脑就可以抵御战争热狂的侵袭，而有纠纷，也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来处理。这是正确的，但仅仅如此，还嫌不够。凡愿望作正确思考的人，一定要把他们这种愿望化为热情，才能用这种热情来控制战争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能控制热情，也只有一个相反的冲动或愿望才能遏制另一个冲动。正如传统的道德家所说的那样，要建设一种美好的生活，理性是太消极，太缺乏生命力了。要防止战争，不能单靠理性的力量，一定要有一种积极的、富有冲动和热情的生活，才能克服导致战争的冲动和热情。需要加以改变的正是冲动的的生活，不仅是思想清醒的生活。

人类一切的活动都发生于两个来源：冲动与愿望。愿望所起的作用常是可以充分地认识的。当人们觉得自己有不很满意的地方，而又不能立即获得满意的时候，想象就会在他们意识中产生一种思想，即想起一些他们认为能使自己获得幸福的事情。一切愿望都包含着从感觉需要到需要获得满足之间的一段时间。由愿望所鼓舞起的行动，就行动的本身来说，可能是痛苦的，达到愿望所需的时间或许是很长的，而且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可能跟我们的生活无关，

甚至是涉及我们身后之事的。意志，作为一种主导力量，主要在于顺着愿望，追求较远的目标，即使涉及的行动要引起痛苦，并且要受到不合适的但较近的愿望与冲动的诱惑。这一切是大家所熟悉的，而政治哲学，到现在为止，几乎完全根据愿望作为人类行为的源泉。

但愿望只能控制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只是比较自觉、明显和文明的部分而已。

在我们的本性中 比较偏于本能的部分 都受制于追求某些活动的冲动，而不是受制于追求某些目标的愿望，试看儿童的奔跑和叫嚷，并不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只是由于一种要跑要叫的直接冲动。又像狗对着月亮吠叫，也不是因为它们想到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只因为感觉到一种要吠叫的冲动罢了。所以促使人做出吃、喝、恋爱、争吵和说大话等等的行为的，不是目的，而是冲动。凡是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的人们，一定会说，人之所以要说大话就是要想人家器重他。但是我们大都能想起：有时候我们明知说了大话会被别人看不起，但还是要说大话。所以出于本能的行为通常会达到适合于人性的结果，而并不是由于要达到这种结果，才去做的。那些行为都是从直接的冲动出发，而冲动往往是强有力的，即使在不能产生正常的、合意的结果时，也是如此。成年人喜欢想象自己比较儿童和狗更有理性，因此不自觉地把冲动在他们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隐瞒着。这种不自觉的隐瞒，往往是产生于某种一般性的计划。当一种冲动不能在发生的时候得到满足，就会产生一种愿望，希望获得满足这种冲动时的预期后

果。如果这些后果中间，有一部分为理所当然要产生的，而且是显然令人不愉快的，那么预见与冲动之间就要发生一种矛盾。假如冲动软弱，预见就可能胜利，这就是所谓按照理性行事。假如冲动坚强，那么或是预见被歪曲，把不愉快的后果忘掉，或是有些英雄式的人物，就会不顾一切地接受这些后果。当麦克白明知他注定要战败时，他毫不退缩，并且喊道：

13

痛击 麦克道夫，  
谁先叫“停止 够了”谁就该死！

但是具有这种强烈和大胆的冲动是不多的。大多数人，他们的冲动如果强，由于下意识的选择作用，他们常常会说服自己：放纵冲动，就会得到好的后果。一切哲学，一切伦理评价的体系都是这样产生的：它们都体现一种屈从于冲动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冲动的放纵有一个似乎合理的根据。唯一真实的思想，产生于好奇的、理智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人有求知和求理解的愿望。但大多数冒充的思想，实际上是由非理智的冲动所引起，只是一种说服自己的手段，以为放纵了这种冲动，就不会使我们失望或受到害处。<sup>1</sup>

当一个冲动受到抑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剧烈的痛苦。我们可能放纵冲动来避免这种痛苦，那时候我们的行动是有目标的。但是痛苦的存在是由于冲动，而现在只是把这个冲动引到一个行动上去，并不是把它引到避免因抑制冲动而生的痛苦上去。这样说来，冲动本

身还是没有目标的。至于逃避痛苦的目标，仅仅发生于冲动暂被抑制的一转瞬间。

冲动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它的范围大大超过于愿望。愿望是有它的地位的，但是看起来没有那样大。冲动常带着一连串服从它的、想象出来的愿望：它们使人以为所希望的是冲动满足以后所产生的结果，他们就是为了这些结果才去行动 而实际上 他们的行动 除了行动本身以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动机。一个人写一本书，或画一幅画，当初或许自以为他的目标是在于获得称誉；但是一旦完成，如果他的创作冲动还没有耗尽的话，那么对于已成的作品，他又不感兴趣了，将会着手于另一件新的作品。这个道理适用于艺术创作，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重要事项：直接的冲动在推动着我们，而我们想象中的愿望，仅仅是冲动所披着的外衣罢了。

愿望，跟冲动相反，在人类生活的调节中，确实起了愈来愈多的重要作用。冲动是反复无常、杂乱无章的，因此不容易把它纳入一个有条有理的规范之中；在儿童或艺术家的生活中，或许可以容忍，但是对于应该严肃的人就不相宜了。几乎一切有报酬的工作，都是从愿望出发去做的，并不是从冲动出发的：就工作本身来说，或多或少会使人感到腻烦，但是能得报酬是合乎愿望的。人在工作时间内的一切严肃的活动，除了少数幸运的人以外，主要是受到愿望的节制，而不是受对于这些活动的冲动的节制。在这方面，很少人看到有什么坏处，因为大家认为在工作中不能让冲动占有满意的位置。

一个人对于一种冲动，如果在实际上和想象上都没有

关系，那么在他看来，这种冲动永是疯狂的。一切冲动实质上是盲目的，那就是说，冲动不是从对于后果的任何预见所产生的。对于一种冲动没有关系的人，关于这种冲动将发生怎样的后果，和必然发生的后果是否就是预期的后果，都另有一番估计。这种不同的意见，看起来好像是合乎道德与理智的，但实质上是发生于不同的冲动罢了。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冲动上的差别如继续存在，那么彼此的见解就无法归于真正的统一。凡是生气蓬勃的人，同时也必然具有强盛的冲动，而这些冲动，在旁人看来，或许认为完全不合理。盲目的冲动有时引导到毁灭和死亡，但有时也可以引导到世界上最好的事情。盲目的冲动是战争的来源；但也是科学、艺术和爱的来源。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冲动的削弱，而是引导冲动到生命和发展方面去，不是引向死亡和腐朽方面去。

用意志来完全控制冲动，虽然道德家有时作这样的宣传，而为了经济上的需要，也往往被迫这样做，但实际上是不适当的。人的生活，如果专门给目的和愿望所支配而完全排斥冲动，会变成一种使人厌倦的生活，使生命力消耗净尽，结果会使人对于原来要达到的目标，变为冷淡和漠视。如果全国所有的人都过着这种生活，那么全国将变为软弱无力，没有足够的把握来认识和克服为达到它的愿望所遭遇到的阻碍。工业制度和组织经常迫使文明国家越来越多地过着有目标的生活而放弃冲动的生活。长期以后，这种生存方式，如果不把生命的源泉弄干，也会产生不是意志所能控制的，也不是思想上所能自觉的新的冲动。这些新的冲动，就它们的效果来说，往往比受到遏制的冲动更坏。过

多的纪律，特别是从外面强加上去的，时常会产生残酷而有破坏性的冲动；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军国主义对于国民的性格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自发的冲动，如果不能寻找到出路，其结果几乎必然会使人丧失生命力，或者产生压迫性的和与生命敌对的冲动。一个人的冲动，并不是一开头就被他的本性所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它们是大大地在他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所改变的。这些变化的性质，应该加以研究，而且在判断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好坏时，必须考虑到这些研究的结果。

16 战争，主要是从冲动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产生于理性或愿望。有侵略的冲动，也有抵抗侵略的冲动。两者有时也可能与理性相一致，但在许多的事例中，战争的实施是与理性背道而驰的。每一个冲动都带来一连串伴随的信仰。适合于侵略冲动的信仰可以从伯恩哈德，或从伊斯兰教初期的战胜者的事例中看到，也可以从《圣经》中的《约书亚记》中看到完备的例子。信仰之中，第一个就是自己这一族的优越性，他们肯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天的选民。因此，他们感觉到只有自己一族的祸福是重要的事情，而世界上其他的人只供高一等民族在求得胜利或挽救危亡时的利用罢了。在现代政治上，这种态度体现在帝国主义里。整个欧洲对于亚洲和非洲抱着这种态度，而许多德国人对于欧洲的其他部分抱着这样的态度。

与侵略冲动相关连的，就是反侵略冲动。古代以色列人对于法利赛人的态度，和中世纪欧洲对于伊斯兰教徒的态度都是表明这种冲动的很好的例子。这种冲动所产生的信仰，就是相信侵略者非常凶恶，因此对他们的侵略发生惧

怕，并且相信本国的风俗习惯有无限的价值，如果侵略者战胜，那么这些优良的风习就有被压制的可能。英法两国的一切反对派，在战争爆发以前，虽然用全力来反对民主，但战事一发生，他们就开始说民主受到威胁。他们这样说并非虚伪的，因为反对德国侵略的冲动使他们感觉到，凡是受到德国侵略威胁的任何事物，都应该加以爱护。实际上，他们所以爱民主是因为他们恨德国；但是他们自以为他们所以恨德国是因为他们爱民主。

在一切参战的国家里，互相关连的侵略冲动和反侵略冲动，两者都起着作用。不受这两种冲动的任何一种所支配的人，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他们的民族感情是同统治他们的国家相敌对的。属于这一类的有如爱尔兰人、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人可以不加研究，因为他们的冲动的本性是同打仗的人全都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外界的情况罢了。

17

第二类人，他们不是支持战争的力量的一部分，他们的冲动的本性已经或多或少归于枯萎。和平主义的反对者认为，一切和平主义者，除为德国人所收买者外，都属于这一类。他们认为，和平主义者是没有血性的，没有感情的人，这些人当他们的弟兄为国牺牲的时候，他们还能袖手旁观，以超然的态度加以论究。在一些纯粹是消极的和平主义者，除不参加战争外，并无其他行动的人们中间，可能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我想支持战争的人有权利鄙视这些人。导致战争的冲动，尽管它能酿成一切破坏，但是一个具有这些冲动的民族，比较另一个一切冲动都已消失的民族，

有更大的希望。冲动是生命的表现，冲动存在的时候，就有转向生命的希望，而不是趋向死亡；但是缺乏冲动就是死亡，死亡不会产生新的生命。

但是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不属于这一类：他们不是没有冲动力的人。在这一类人里具有一种与战争相对立的冲动，其强度足以克服导致战争的冲动。这不同于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的行为，把自己抛出于国家生活的一切运动之外，作世事无望的主张，招致辱骂，并且抵抗集体情绪的安装。避免舆论反对的冲动，是人类本性中最强的冲动之一，只能被一种直接而不计利害的冲动的非常力量所克服，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单靠冷静的理性所能促使的。

冲动可以分为造成生命的和造成死亡的两类。体现于战争的冲动是属于造成死亡的一类的。任何一种造成生命的冲动，如果它足够坚强，那么将会引导一个人站出来反对战争。这些冲动中，有些只在高度文明的人中才是强有力的；有些是普通人类的一部分。趋向于艺术及科学的冲动，是属于那些造成生命的冲动中的更文明的部分。许多艺术家能够安之若素，完全不为战争的热情所动，这并非由于感情薄弱，而是由于创造的本能和对远景的追求，使他们批判地对待民族情感的袭击，而对于被好战的冲动当作外衣的神话则置之不理。在少数人中，科学的冲动占着优势，他们已经认识到战争双方相互竞争的神话，并且已通过了解而被引导到中立。但是，不能从这些精美的冲动中产生出一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的群众性力量。

在生活方面有三种力量。这三种力量并不需要特殊的天赋聪明，在目前也并不很少；在更好的社会制度之下，可

能成为极普通的事情。它们是爱、建设性的本能和生活的快乐。在目前，这三件都由于人的生活的条件而受到限制和削弱——不但是物质生活较为不幸的人如此，就是大多数较为富裕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的制度建立在不公平和权力上面：我们只有硬着心肠不表露同情，封闭脑筋不认真理，才能忍受压迫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利益的不公平现象。关于成功的传统概念，引导多数人过着一种生活，让最富有生活力的冲动牺牲掉，而生活的快乐就在没精打采的困倦中消失掉了。我们的经济体系几乎迫使一切人完成他人的目标，而不是自己的目标，使他们感到行动的萎缩无力，而所能得到的只是少许消极的快乐罢了。这一切事情，把社会的活力、个人豁达的情感以及用宽大的胸襟来看待世界的的能力全都毁灭了。这一切事情都是不必要的，而且可以用智慧和勇敢来消灭掉。如果这些事情能加以消灭，那么人的冲动的的生活将会完全改变，而人类将向着一种新的幸福和新的活力前进。这些演讲的目的，就是要促进这样一个希望。

19

不论男女，他们的冲动和愿望只要在他们生活中真是重要的，那么它们并非互相分离，而是从关于生长的中心原理发生出来的，这是一种本能的促进力引导人进入一定的方向，正像树木寻求光一样。只要这种本能的运动不受阻碍，任何不幸的遭遇都不会酿成根本性的灾害，也不会产生因妨害自然生长的结果所造成的畸形。我们如果要直觉地了解一个人，那么在想象中一定要明白每个人的这个内心的中心。这个中心因人而异，人的不同的特长也决定于它。社会制度对于每个人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

他自己的生长又自由又有劲：它们不能强迫他按照别人的模型而生长。有些冲动和愿望——例如喜欢服用药品那不是从这个中心原理产生出来的；这样的冲动，如果强烈到足以变为有害的时候，那么应当用自制力来加以制止。另有一些冲动，虽然可能是从个人的中心原理产生出来的，但是或许对于他人的生长有害，为了他人的利益，也必须加以制止。但是大体说来，对于他人有害的冲动往往是因为生长受到阻碍而产生的，而在本能的发展上没有受到阻碍的人是很少有的。

20 人，像树一样，为了生长，需要适合的土壤和不受压迫的足够的自由。政治制度对于这些可以有帮助，也可以有阻碍。但是一个人的生长所需要的土壤和自由比较树木的生长所需要的土壤和自由，要大大地难于形成和获得。可以期望得到的完全的生长，是无法加以形容或表现出来的；它是细致而复杂的，只能凭微妙的直觉来感觉，只能凭想象和注意来得到模糊不清的了解。它不是单凭或主要地凭着物质的环境来决定，而是凭信仰和情感，凭行动的机会和凭社会的全部生活来决定的。人所属的类型愈发展，愈文明，他的生长的条件也愈繁复细致，他也更多地依赖于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般状态。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并不限于他自己的生活会。如果他的头脑能作广泛的理解，他的想象力是活泼的，那么他所属的社会成功和失败，也就是他的成功和失败：随着社会的成功和失败，他自己的生长也得到促进或受到阻碍。

在现代的世界里，就大多数的男女而言，他们生长的原理，被从更简单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所束缚。由于思想

和知识的进步，由于对物质世界的力量的进一步控制，新的生长的可能性已经出现，并且产生了新的要求。假如要使提出这些要求的人不受阻碍的话，这些新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对于那些不再是不可避免的限制，已经较少被默认了，而让这些限制继续存在，那么要得到一个良好生活的可能性就比较少。制度，如果给予某些阶级的机会比较别的阶级特别多，在处境比较不幸的人看来，就不会再认为它是公平的；虽然比较幸运的人还在热烈地保卫着它们。因此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斗争，就是传统与权力、自由与正义列阵相待。我们所公认的道德是传统性的，已失去了它对于起来改革的人们的约束力。要使旧事物的保卫者与新事物的拥护者相互合作已几乎成为不可能了。内部的分裂已经进入了几乎一切生活方面，而且在继续不断的增长之中。男人和女人在为自由的斗争中已愈来愈不能推倒‘自我’的墙，不能达到由真诚而生动的团结所产生的发展。

21

我们的一切制度都有在权力方面的历史基础。东方暴君的不容怀疑的权力，在全能的造物主方面得到了它在宗教上的表现，造物主的光荣是人类唯一的目的，人类是没有权利反对他的。这种权力传给皇帝和教皇，中世纪的各国国王，封建的教会政权中的贵族，甚至传给每一个父亲和丈夫来对付他们的儿女和妻子。教会是神权的直接体现，国家和法律是根据君王的权力建立的，土地的私有权起源于战胜的勋爵的权力，而家庭是受家长的权力所统治的。

中世纪的制度，只容许极少数幸运的人得到自由发展；人类的绝大多数是为了替少数人服务而生存着。但是只要权力被甚至最不幸的臣民所真正尊重与承认，中世纪的社

会仍是一个有机体，而不会与生活发生根本冲突，因为它产生于自愿，所以外表的顺从与内心的自由是表里一致的。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制度体现了一种曾经真正被人信仰的理论，而今天用来为我们现在的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是没有一种为人所信仰的。

22 关于生活的中世纪理论，因为不能满足人对于正义和自由的要求而崩溃了。当统治者滥用他们理论上的势力时，在过度的压迫之下，受害的人被迫而认识到他们自己也有权利，不必专为增加少数人的荣光而生活。渐渐地可以看出，人有了权力，就可能滥用，而权威实际上就意味着专制。因为正义的要求遭到掌权者的拒绝，人们越来越变为分散的个体，各人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没有一个由共同的根本目标所维系的真正的社会。这种缺乏共同目标的现象已变为不幸福的一个源泉。许多人所以欢迎这次战争的爆发，其理由之一就是战争能使每个民族在单一的目标下，重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目前，战争所做到的，是把整个文明世界的单一目标的起点加以毁灭；但是，这些起点是如此的柔弱，以致于它们的毁灭，很少人感觉到大的影响。人们为了同国的人的相互间的团结的新的意义而高兴，而很少注意到跟他们的敌人分离得越来越远了。

在为自由的斗争过程中，个人的冷酷和分散是无可避免的，并且永远也不能做到完全没有。如果要产生一个有机体的社会，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制度加以根本的改变，使现代的感觉所要求的对于个人及其权利的新的尊重，得以体现出来。中世纪的帝国和教会，把个人一扫而光。当时有异教徒，但是他们被无情地屠杀，一点没有像后来的迫害所激

起的那种良心上的责备。而且，他们同迫害他们的人一样相信，世界上只应该有一个教会：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信条上不同的问题罢了。在少数艺术家和文学家中间，文艺复兴只挖掘了中世纪理论的墙脚，除了引起怀疑和紊乱以外，没有用任何东西来代替它。中世纪理论的第一个严重的裂口，是由于马丁·路德的主张造成的，他认为私人有裁决权，而宗教会议 (General Council) 易犯错误。这一个主张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必然产生一种信仰，就是一个人的宗教，不能由权威来代他决定，应该听凭每一个人自由选择。所以，为自由的斗争是从宗教问题上开始的，也是在宗教问题上得到一个几乎彻底的胜利。<sup>2</sup>

23

由极端个人主义发展到斗争，一个人又希望从这种斗争中达到一个新的复原，这几乎在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可以看到。用正义的名义提出的要求，被用传统和既得权利的名义加以拒绝。双方都诚实地相信自己一方应该胜利，因为有两种社会理论并存于我们的思想之中，而人们都不知不觉地选择了适合于自己情况的一种理论。因为这样的斗争是长期而艰苦的，所以把所有的一般理论渐渐地忘掉，到临了，除了自己的主张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当受压迫者获得了自由以后，他们跟以前压迫他们的“主人”一样的压迫别人。

这可以很粗浅地从所谓民族主义的事例中看到。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是一种主义，就是说人们按照他们的同情心和传统，形成一个自然的集团，叫做“民族”，每一个民族应该团结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大体上说，这个主义是可以承认的。但在实际上，这个主义采取了一种比较偏重个

人的形式。被压迫的民族主义者辩论说：“我，按照同情心和传统，属于甲民族；但是我受一个掌握在乙民族手中的政府的统治。这是不公平的，非但因为跟民族主义的一般原则不相符合，而且因为甲民族是宽大、进步和文明的，而乙民族是压迫人的、退步的和野蛮的。为了这样的理由，甲民族应该发达而乙民族应该降低地位。”乙民族的居民对于抽象的正义要求当然不理，何况他们还挟有个人的仇视和轻蔑。但是不久，在战争之中，甲民族获得了自由。民族的能力和骄傲已使他们获得了自由，但同时产生了一种动力，势所必然地把他们引向试图战胜外国或者拒绝把自由给予较小的民族。“什么？你说构成我们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丙民族，同我们有同等的权利，正像我们同乙民族<sup>3</sup>有同等的权利一样？但这是荒谬的。丙民族愚蠢如猪，而且好骚动不能良好地治理非用强力不能使它不生危害不扰邻国。”英国人谈到爱尔兰人，德国人和俄国人谈到波兰人，加利西亚的波兰人谈到卢森尼亚人，奥国人谈到马扎尔人，马扎尔人谈到同情于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谈到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都是这样的说法。民族主义，在理论上虽然无可非议，但就这样通过一种自然的运动而引导到压迫和征服的战争。15世纪时，法国刚从英国人方面得到自由，马上就开始征服意大利；西班牙刚从摩尔人方面得到自由，马上就跟法国为了争取欧洲的霸权而作了一世纪以上的斗争。在这一方面，德国的事例是很有趣的。在18世纪的开端，德国的文化是法国式的：宫廷方面的用语是法语，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哲学著作是用法文写的；恭敬的信札和学术著作也是普遍用法语的。民族意识是几乎不存在

的。这以后，一连串的大人物在诗歌、音乐、哲学和科学方面作出了成就，因此在德国创造了一种自尊心。但是在政治上，德国的民族主义只是由于拿破仑的压迫和 1813 年的骚动产生的。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每一次欧洲的和平受到扰乱，都是从法国或瑞典或俄国的侵略德国开始的，德国人发现依靠充分的努力和团结，他们能够把外国军队驱出于国境之外。当击败拿破仑之后，纯粹保卫自己的目标已经达到，但是需用的努力太大，以致欲罢不能。现在，事情已经隔了一百年，但是他们仍旧从事于同样的运动，这运动已变成一个侵略和征服的运动。我们是否能看到这个运动的结束，至今都无法想象。

25

人们对于由各民族组成的社会，如果有强烈的感觉，那么民族主义一词，只用来说明各民族的界限罢了。但是因为人们只感觉到自己一族里的社会，所以只有用武力才能使他们尊重其他民族的权利，甚至于他们主张与他们自己所代表的完全相似的权利时，也是如此。

自从工业体系成长以来就存在的劳资冲突和还在萌芽时期的男女冲突，由于时间的推进，我们可以预期将来会有一个相似的发展。

在这种种的冲突里，需要真正为人相信的某种原理，它是以正义为其指望的结果的。相互间任性所引起的剧烈战争，只有通过偶然的数量均衡才能达到正义的结果。企图支持建立在权力上的制度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切这样的制度都含有不公平在内，而不公平一经被人认识，对支持与反抗这种制度的人来说，他们都不可能没有重大损害地永久存在下去。损害在于把“自我”的墙加固 不是开一窗户 而